

"Winkler ist ein großer Erzähler. Mit einer Mischung aus enormem Sachverstand und souveränem Schreibstil schickt er den Leser auf eine aufregende, erschütternde und nachdenkliche Reise durch eine Vergangenheit, die in vielen Frag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Wirklichkeiten immer noch Gegenwart ist. (...) Ein Meisterwerk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ist Winkler gelungen. Ein solches Buch klappt man zu und will so gerne hoffen, dass wir fähig wären, aus der Geschichte zu lernen."

Wilhelm von Sternburg, Frankfurter Rundschau, Literatur Rundschau, 8. Dezember 2009

2016 年莱比锡欧洲图书奖

Geschichte

[下]

Von den Anfängen in
der Antike bis
zum 20. Jahrhundert

[德]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著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丁娜 译

[第一卷]

从古代源头到 20 世纪

西方通史

"Winkler liefert ein Buch von hoher, ja sehr hoher Qualität. Winklers größter Vorzug besteht in der Gabe, eine flüssige, stichhaltige und überzeugende politische Darstellung und Analyse zu verfassen. Obwohl er Stilmittel wie Charakterskizze oder die unterhaltsame Vignette mäßig schreibt er nie langweilig oder unverständlich. Auch finden sich viele einprägsame Aporismen. (...)

Winkler ist mit der besten – älteren wie neueren – deutschen, französischen, englischen und amerikanischen Literatur gründlich vertraut. Wer nach einer verlässlichen, umfassenden und lesbaren Darstellung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des Westens in der Neuzeit sucht, könnte nicht besser bedient sein."

Tim Blannin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2. Oktober 2009

"Was dieses Buch besonders macht, was einen ganz eigenen Sog erzeugt, ist die Anlage der Geschichte: die unterschiedlichen Erzählungen, die Einbettung von mehr oder weniger bekannten Ereignissen in den Erzählfluss."

René Aguigah, Literatures, Januar/ Februar 2010

des Westens

[德]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著

丁娜 译

[第一卷] Geschichte des Westens

西方通史

[下]

——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

Von den Anfängen in
der Antike bis
zum 20. Jahrhunder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通史：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上中下 / (德)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著；丁娜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8
ISBN 978-7-5201-3082-0

I. ①西… II. ①海… ②丁… III. ①西方国家—历史
IV. ①K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7318号

西方通史：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上、中、下)

著 者 / [德]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译 者 / 丁 娜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周方茹
文稿编辑 / 闫富斌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 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80.5 字 数：1117千字

版 次 /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3082-0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2015-4377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198.00元(上、中、下)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上

Contents /

前 言 / 001

导 论 / 005

第一章 西方之形成：世界一部分的特征

- / 一神教作为文化革命：西方之东方起源 / 016
- / 早期基督教：宗教的熔炉 / 021
- / 一个上帝，一个皇帝 / 026
- / 两位皇帝，一位教宗 / 031
- / 帝国传承：帝国的神话 / 037
- / 基督教化与十字军东征 / 039
- / 神权与王权之争：教宗革命及其后果 / 044
- /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市民阶层的出现 / 053
- / 封建制度和早期民族国家的形成：二元精神 / 056
- / 未能实现的世界霸权：帝国的危机与衰落 / 064
- / 个体对抗机构：早期基督教开始自我世俗化 / 067
- / 教派大分裂之征兆：教会统一的终结 / 070
- / 欧洲大变革（一）：西方的内外疆界 / 075
- / 欧洲大变革（二）：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 / 085
- / 排犹和焚烧女巫：中世纪晚期之社会矛盾 / 096

第二章 老西方和新西方：从维滕贝格到华盛顿

- / 路德宗和加尔文主义：新国家宗教 / 112
- / 三十年战争与欧洲和平 / 120

- / 对国家的反思：从人文主义到霍布斯 / 128
- / 从清教徒革命到光荣革命 / 143
- / 专制主义及其局限性 / 154
- / 1648年后的霸权与均势 / 157
- / 三权分立与公共意志：从洛克到卢梭 / 174
- / 对现状的批判：启蒙运动及其局限 / 220
- / 开明专制：要求和效果 / 230
- / 危机中的专制：法国走向革命之路 / 239
- / 经济变革：英国工业革命 / 248
- / 政治变革：美国革命 / 253
- / 法国革命前夜的欧洲 / 296

第三章 革命与扩张：1789-1850年

- / 1789：旧制度终结与法国大革命开始 / 324
- / 极端化（一）：从君主立宪到共和 / 330
- / 不同的反响：革命在德英两国被接受的情况 / 344
- / 极端化（二）：处于战争和恐怖统治中的革命 / 354
- / 举步维艰的稳定化：热月政变与督政府 / 370
- / 从第一执政到皇帝：拿破仑·波拿巴 / 377
- / 大帝国与老帝国的终结 / 388
- / 从失败中学习：普鲁士改革 / 395
- / 费希特、雅恩、阿恩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形成 / 400
- / 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与大陆封锁 / 410
- / 拿破仑走向穷途末路：从西班牙“游击战”到对俄战争 / 414

中

- / 从陶罗根到厄尔巴：拿破仑首次下台 / 421
- / “宪章”与“百日王朝”：拿破仑最终倒台 / 426
- / 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革命后的思想界 / 431
- / 回归均势：维也纳会议 / 442
- / 压迫与变化：1815年后的大国 / 450
- / 地中海地区的革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 / 467
- / 拉丁美洲的解放 / 480
- / 超级大国美国：从门罗到杰克逊 / 488
- / 托克维尔在美国：平等的时代 / 497
- / 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 / 502
- / 后续革命：1830年代的欧洲 / 509
- / 改革，而不是革命：1830~1847年的英国 / 523
- / 普鲁士的变化：关税同盟和王位更迭 / 531
- / 东方和莱茵河：1840年的双重危机 / 534
- / 饥饿的4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出现 / 537
- / 处于1848年革命前夜的欧洲 / 544
- / 七月王朝的终结 / 552
- / 德意志三月革命 / 561
- / 中欧东部的革命与反革命 / 571
- / 意大利革命 / 581
- / 秩序先于自由：至1849年春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 585
- / 统一与自由均成泡影：1848/1849年的德意志革命 / 595
- / 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遭镇压 / 615

- / 非革命的演变：北欧与西北欧 / 620
- / 行政权的独立：法国走向第二帝国 / 625
- / 从埃尔福特到奥尔米茨：普鲁士联盟政策的失败 / 631
- / 回顾革命（一）：德意志 / 638
- / 回顾革命（二）：欧洲 / 644
- / 移动的边界：国际比较中的美国向西扩张 / 655

第四章 民族国家和帝国：1850~1914

- / 唯物主义对垒唯心主义：19世纪中叶的精神转折 / 694
- / 西方与东方：克里米亚战争及其后果 / 698
- / 西方在亚洲：印度，中国，日本 / 706
- / 从反动时期到“新时代”：普鲁士的政权更迭 / 717
- / 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意大利统一 / 721
- / 改弦易辙：1859~1862年的德意志列强 / 731
- / 改革与扩张：亚历山大二世治下的俄国 / 739
- / 脱离联邦：美国内战 / 745
- / 自上而下的革命：德意志二元性的终结 / 761
- / 波拿巴主义陷入危机：1866~1870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 / 783
- / 以改革来适应：1860年代的英国 / 791
- / 从北德意志邦联到帝国的创建：1867~1871年的德意志 / 799
- / 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起步 / 817
- / 文化之争：国家与教会的争执 / 824
- / 一个分裂的民族国家：统一后的意大利 / 828

下

- / 向帝国的敌人宣战：统一后的德国 / 833
- / 联盟的梦魇：俾斯麦的欧洲 / 850
- / 帝国主义（一）：从迪斯雷利到格莱斯顿 / 858
- / 帝国主义（二）：瓜分非洲 / 870
- / 进行巩固的尝试：1880年代的德国 / 890
- / 机会主义的共和国：处于改革与危机间的法国 / 900
- / 突然右倾和无政府主义：克里斯皮时代的意大利 / 907
- / 反动，激进主义，革命：1881~1906年的俄国 / 913
- / 现代先锋国家：世纪之交前后的美国 / 932
- / 跨国的现代：进步的非同时性（一） / 971
- / 考验：哈布斯堡君主国内部的发展 / 1002
- / 对后发国家的诅咒：1890~1909年的威廉德国 / 1014
- / 告别“光荣孤立”：1886~1914年的英国 / 1032
- / 激进的共和国：处在反犹太主义和世俗主义之间的法国 / 1050
- / 民主化与扩张：焦利蒂时代的意大利 / 1077
- / 从巴塞罗那到巴塞尔：进步的非同时性（二） / 1089
- / 镇压与前卫：1906~1914年的俄国 / 1107
- / 战争作为解决危机的出路？1909~1914年的威廉德国 / 1122
- / 萨拉热窝及其后果：从七月危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 1136
- 20世纪初的西方：回顾与展望 / 1185

缩略语表 / 1197

人名索引 / 1198

地名索引 / 1234

译后记 / 1255

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1848年的两个要求之一得到了满足：民族统一。通过小德意志解决方案，俾斯麦不仅确立了普鲁士在德国的外在优势地位，而且也巩固了老普鲁士领导层在内政方面的实力地位。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对抗，像不久前1862~1866年的宪法冲突，在普鲁士军队于克尼格雷茨和色当获胜后已几乎难以想象。1848年的另一个要求——政治自由，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还未得到兑现。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所追求的加强议会的权力，直至实现事实上的议会体系，这是俾斯麦无法让步的。如果帝国宰相要依赖国会的信任，那么联邦参议院将失去其相应影响力。无论是普鲁士还是其他各邦国都不愿接受对其权力的这种削减。

1871年后军费预算约占帝国总预算的五分之四，依然是执行机构与立法机构间关系的神经痛点。1871年，当1867年北德议会通过的四年预算到期时，国会同意批准新的临时预算：和平时期常备军力量被定为401000人，为期三年。1874年俾斯麦要求不受时间限制地将常备军数目控制在这个水平上，即所谓永久措施。1867年后，民族自由党是首相最亲密的盟友和实际上的帝国创建党，若是不放弃其最重要的纲领之一——彻底实现国会预算授权法，他们是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的。俾斯麦让支持他的媒体大肆渲染法国的复仇情绪和巴黎的军备政策，最终他与民族自由党领袖鲁道夫·冯·本尼西森达成妥协：七年临时军事预算，七年期。由于到1888年立法周期历时三年（此后历时五年），这项规定意味着，只有每两届国会才有一次彻底行使预算权的机会。

1871年后，民族自由党致力于让统一来促进自由。1871年3月第一次议会选举中，他们以23.3%的份额领先于12.2%的保守党和不足9%的进步党成为最强大的政党。他们与大本营在南德的短命帝国自由党（*Liberale Reichspartei*）以及自由保守党（*Freikonservative Partei*）

一起，在国会中拥有微弱多数。这些议会党团提出的多数法案带有格外明显的民族自由色彩：1871~1875年的帝国货币及硬币统一法，以及普鲁士1872年通过的有关辖区制度（Kreisordnung）改革的法律，该法废除了领主的警察治安权，区行政长官职位与获取政府律师的资格挂钩，从而为司法的新分支——行政诉讼管辖打下了基础。

后果最严重的要数民族自由党联手俾斯麦在文化斗争中出台的法律。民族自由党是天主教世俗权力从而也是政治天主教的天生对手：他们之所以如此决绝地进行这场文化斗争，是因为日益强大的天主教群众运动质疑了自由主义想代表整个社会的要求。如果1870年12月成立的天主教德国中央党（Deutsche Zentrumspartei）夺走了迄今民族自由党的选民，那处于危险之中的就不仅仅是民族自由党作为最强大政党的地位。此外人们还得估计到，有朝一日保守党和天主教徒会形成反对自由党人的多数：这样一种格局对民族自由党，也包括进步党来说不啻于一场政治灾难。

文化斗争的背后却不仅仅只是政党策略方面的考虑。对信仰新教的德意志大部分地区而言，在普鲁士领导下帝国的创建意味着新教战胜了天主教，从而也标志着宗教改革在政治上的完成。新教的文化霸权应该是对普鲁士政治霸权的补充和巩固：这是民族自由党和自由保守党在民族构建理念方面的精髓。几个世纪以来所存在的文化民族是大德意志的，根据民意它包括整个德语区。当奥地利逐渐脱离德意志后，现在从大德意志文化民族中发展出一个小德意志国家民族。民族自由党和自由保守党，也包括进步党和保守党的许多支持者想赋予它的新教轮廓，从一开始就与一种排除有关：天主教徒如果想被承认为好德意志人，必须可信地表达出他们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忠诚要远远超过对跨国的罗马教会的忠诚。此外，他们在承认普鲁士之政治优先地位的同时，也要承认新教的文化优先地位。从自由和新教的角度看，文化斗争是民族构建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甚至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民族意识的基石。

按照俾斯麦的理解，文化斗争事关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利益。1871年7月，在他的坚持下，普鲁士文化部中的“天主教处”被撤销，他怀疑天主教神职人员通过该处支持在波兹南和西普鲁士的波兰民族运动。从谴责天主教会支持波兰之事，到断言中央党与其他“帝国敌人”如韦尔夫家族派、丹麦人、阿尔萨斯和洛林人勾结，从而自己成为“帝国的敌人”，只是一步之遥。对一些著名的天主教徒的建议——德意志应该为恢复教宗国出力，也就是说与意大利决裂——俾斯麦极为愤慨。中央党致力于把基本权利，具体地说包括信仰和宗教自由写进帝国宪法，俾斯麦认为这侵犯了各邦国的文化主权。帝国宰相也乐得看到：在1871年帝国初创的几年中民族自由党将全部好斗精力集中在与天主教会的冲突上，而不是热衷于帝国的议会化。

第一个文化斗争法案是1871年12月的《布道条规》(Kanzelparagraph)，它源自巴伐利亚的一项举措。新刑法规定禁止神职人员在布道时以妨碍公共和平的方式妄议国家事务。接着于1872年3月颁布了《普鲁士学校监督法》(Das preußische Schulaufsichtsgesetz)，取消了教会对地方和学校的巡视权，并于7月出台了《耶稣会法》(Das Jesuitengesetz)，禁止耶稣会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设立任何分支机构，而且该会成员的居住权受到限制。此前发生过“老天主教徒”(他们因教宗永无谬误的教条与天主教会分道扬镳)和1863年成立的好斗的自由派德意志新教协会之反耶稣会宣传活动。只有少数坚定的自由派人士如路德维希·班贝格尔和爱德华·拉斯克投票反对《耶稣会法》，因为它明显违背了自由的基本原则。

接下来的斗争措施是1873年颁布的普鲁士《五月法令》(Maigesetze)，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为：国家拒绝录用没有德国文科中学毕业文凭和没有通过哲学、历史和德国文学各领域的“国家文化考试”之神职人员。同年普鲁士、1875年起在帝国全境强制实施民事婚姻法，从此结婚证明不再由教会出具，而是由新创建的户籍登记处来注册个人信

息，即出生、结婚和死亡。最大限度突破法治国家原则的是1874年和1875年与文化斗争相关的法案：1874年5月国会通过了《放逐法》（Expatriierungsgesetz），允许各邦国政府限制神职人员逗留在特定地点，开除其国籍以及将其驱逐出帝国。同月普鲁士一项法案授权文化大臣，对因国家干预而空置的主教管区进行代理管理。为了摧毁对手生存的物质基础，1875年4月普鲁士用《面包篮法》（Brotkorbgesetz）停止国家对天主教会的一切补贴。5月普鲁士在《寺院法》（Klostergesetz）的基础上解散所有教团的分支机构，只要这些机构不是专门用于护理病人的。1875年6月取消普鲁士宪法中的宗教条款可被视作最后一着棋：政府和议会不情愿地承认，文化斗争的法案至少部分地与宪法相悖。

从法治国家角度看，文化斗争法案中唯一无害的是有关民事婚姻的。它符合对现代国家世界观中立的要求，消灭了不合时宜的教会特权并且今天依然适用。所有其他法案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狭隘、压制和歧视色彩。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斗争主力军民族自由党认为，他们反对天主教会和政治天主教的斗争是服务于历史进步事业的。然而，他们联合国家权力在这场斗争中所使用的手段，却动摇了自由主义的可信度。

文化斗争法案的效果与俾斯麦和其支持者的预期有很大不同。1870年代中期虽然确实有许多天主教神父住宅空置，普鲁士的主教们大多被关押、废黜或驱逐，但是，这不意味着政府与议会多数取得了成功。信徒们忠实追随受迫害的神职人员，越来越多的信徒转向天主教中央党，该党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帝国新领地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男性居民首次参加）获得的选票比1871年翻了一番。不过天主教政党在城市和农村下层阶级中得到的支持远远超过了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那里，后者在许多地方继续为自由党候选人投票。

天主教内部的社会分化因神职人员刻意维护民众虔诚而进一步深化，对此妇女比男性更容易接受，而受过教育者则更为排斥。因此，文化斗争令天主教的反智特征更为明显，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思想差

距进一步深化。即使 1880 年代出现缓和，大多数文化斗争法案被撤销，但国家和自由主义通过排斥和压迫给天主教徒造成的伤害却继续存在：称他们对民族来说不可靠和是帝国的敌人，这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反天主教的偏见要比 1870 年代前半期的反天主教法令坚固得多。

忠于教会的天主教徒并不是新创建的帝国中唯一遭到群体性怀疑的德国人。帝国建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德国经历了一种新型的反犹主义，与以前所表达出的对犹太人的憎恨有所不同。传统的反犹太教主要把犹太人看作是“弑神者”，指责他们把基督钉上了十字架。他们拒绝改信基督教，被认为是恶意固执的一种表现。1870 年代——不仅在德国——一股从经济上反对犹太人的观念占了上风：犹太人不光“放高利贷”，而且越来越多地被严厉谴责为国际股票市场的投机者。这种宣传的起因是 1873 年 5 月 9 日维也纳证券交易所的崩盘：“大崩溃”就像一场地震，震撼了整个欧洲和全世界。

/ 839

股市崩溃的影响在德国格外强。法国 50 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刺激了经济繁荣，导致创建了许多股份公司、股份制银行，以及铁路、建筑和褐煤企业。1873 年夏天显露出它们多为投机性的企业，建立在高度不健全的财政基础上。公司和银行的破产让平均股价大跌，1874 年底的平均股价略微超过 1872 年底行情的一半。但行情下跌的最低点直到 1878/1879 年才出现。1871 年后的经济繁荣现在看来不过是“创始人的骗局”；危机的后果是维也纳股市的崩溃，同时代人已经将其视为“大萧条”。

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斯·罗森贝格（Hans Rosenberg）在谈到 1873 年后的社会心理变化时，曾称“意识状态和反应方式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氛围突变”，这给直到 1896 年前后新经济好转开端的那段时间打上了烙印。“大萧条”的特征实际上只是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变缓，根据罗森堡的观点，它是“一种主要忧心忡忡、悲观和倾向于不断抱怨的企业精神；现在成为慢性和大众化的对社会不满与不安的升级；意识形

态活跃和攻击性增加；随着国民实际收入增长变得更加困难，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经常以政治手段引发的对分配的热议”。

经济下滑的责任在欧洲被绝大多数公众算在了自由党人头上，因为他们通过“自由放任主义”政策让贸易和商业走进了死胡同。如果人们相信这种煽动的话，站在自由主义背后的是国际股市资本，它们由犹太人控制着。非常适合反犹太人的煽动画面的是：作为股市崩盘后果中最具戏剧性的破产当数“铁路之王”贝特爾·亨利·斯特魯斯貝格（Bethel Henry Strousberg）的破产。斯特魯斯貝格是出生于东普鲁士的犹太人，年轻时皈依了基督教。其影响力不仅依靠自己的财力，而且与普鲁士贵族和高官们的亲属关系密切。斯特魯斯貝格投机失败，受害者除了其扶助人还有无数小股东。斯特魯斯貝格不是自由派人士，他在北德议会中属于保守派。相反，一位自由派犹太人，国会议员爱德华·拉斯克，于1872年2月7日在普鲁士议会揭露了“斯特魯斯貝格体系”。犹太人的敌人并不因此就改变自己的看法：犹太教、股市资本和自由主义对他们来说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随着1873年的经济危机，与1859年前后自由运动兴起同时开始的总体上对犹太人友好的时代结束了。无论民族自由党觉得自己如何民族，对反犹者来说他们仍旧是由犹太人控制的国际股市资本的帮凶。1875年中，保守的《十字报》（*Kreuz-Zeitung*）开始发表所谓的“时代文章”：一场政治宣传活动，其间受到攻击的不仅是犹太人和一般的自由党人，也包括俾斯麦的银行家格尔森·布莱希罗德（Gerson Bleichröder）——普鲁士1866年战争时的秘密国家资金提供者，甚至还有帝国宰相本人。同一时间，天主教中央党最重要的杂志《日耳曼尼亚》（*Germania*）和《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中也出现了反犹文章。教会对这类攻击的肯定源源不断：在评估文化斗争时，美因茨主教威廉·冯·克特勒（Wilhelm von Ketteler）称其为“共济会—犹太人—自由党同谋”反对天主教会。